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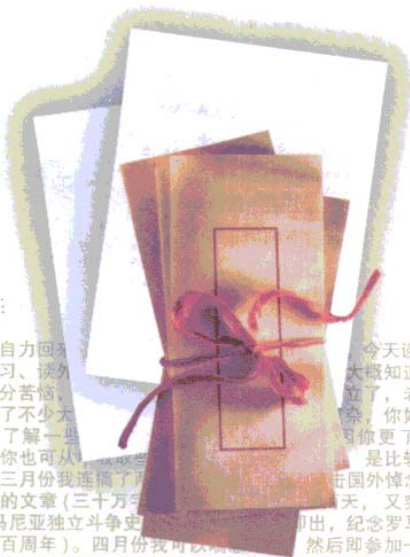
可我没有那种风流天性。聂姨常笑我同您只差此一筹。我只有坐等。好在学业重要，我无心在这上。我一旦有此类事时（有了个心上人），我当然会告诉您。正因为我从未有过，所以在每封篇幅有限的信中，总是谈学习、见闻等。兰迪斯夫妇问好，望来信时能附一纸给他们夫妇。托伊妮收到您的信了，高兴得很。他们常常问起您们。我在读《围城》，确实不同凡响。准备尽量多读些这类中文书籍。放心。我读了您的《终身大事》，但人生经验还是得亲自去领教的，我保证不隐瞒。任何事都告诉您，只要有。我是很慎重的，您不必担心。更知前途之重要。保重身体。望会期不太远。问候妈妈、三姨、姐姐。

爱您的 小桐
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

萧氏家书

父子角

萧乾 萧桐



桐儿：

自力回京，谈学习、谈外，前十分苦恼。他扣了不少太，可以多了解一些。

二、你也可以从三月份我连稿了，主席的文章（三十万字），罗马尼亚独立斗争史（四十万字），四月份我可以完成。工作忙，心情特别畅快。

有个复旦大学的同学，寄来二斤香菇（鲜极了）和两个纪念井冈山五十周年的像章。哥

今天谈得较深，大概知道，他目前立了，老贫农给桑，你如见他可以因你更了解情况。是比较幸运的。击国外悼念总理及天，又突击一本出，纪念罗马尼亚独立一百周年）。然后即参加一个大兵团作战，译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》（一百四十万字），估计须四年完成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父子角

蕭乾 蕭桐



有个复旦大学时期的学生从哥哥处知道我的住址，来了信，寄来二斤香菇（鲜极了）和两个纪念井冈山五十周年的像章。哥哥要了一个，姐姐要了一个。我已去信要他再给我的老三寄一枚来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丁建今天去广交会了。这次他准备充足，他拟了四十几句可能用的洋话，我帮他译成英文。他带了两个员，所以丁放心，他又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父子角 / 萧乾, 萧桐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0

ISBN 7-5306-3067-9

I. 父… II. ①萧… ②萧… III. 书信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2797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1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4 字数 235 千字

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写给儿子萧桐的信(六十八封)

1

桐儿：

前几天在厕所听说平谷知青要放三天假，所以信及材料（又老大一批）没寄出。昨天我一直盼到很晚才死了心。另一原因是第七批材料及书二册发出后，你一直没来信。这很失计。你应在收到一批后，即使几个字，也应写个短信来，说“收到了”，我才放心，才好寄下一批。目前这第八批我仍想留一留，等你信一到，我马上就发，以后同。这次突出的，有江、张的家史材料（大寨会议上山东代表贴的大字报），有江虐待李敏及毛岸英儿媳及毛岸青之事实（儿媳胡松林揭发的，岸英之妻），还有耿飚等谈话。照片一套共四张，现只寄二张，另二张，一张太大（是主席、朱总、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欢快场面），另一幅妈妈怕丢不让寄，是总理与邓颖超被选为模范夫妻（当时已结婚二十五年，未口角过一次），二人胸前戴了大红

花,等回来再看吧。另外我又借来十九张照片(其中有主席和李敏合照),姐姐借走去翻拍了。姐姐自费翻拍了不少照片,到处送人。你最好给姐写个信,要求她把翻拍的照片,每种送你一张。如果她肯,我可以再给她找七十几张照片来选翻。

房子在拼命进行,但目前困难极大。因三门那一百二十万平方米在七七年也不盖了,今年重点是加固楼房,防震,没房可怎么分给居民!××还在奔走。几天前,去看了三间北房,那可远不如这个南屋,墙单薄,木架差,纸顶棚,中式门窗,所以未考虑。但从远景看,还应乐观。眼前实在看不出解决的曙光。

××的弟弟插队一年半已分配。至于你,我支持你的一切决定。即使夏天分到你,你要再留一期,我也支持,绝不扯你后腿。对你和姐姐,只从各方面支持,绝不干涉,阻挠。尤其你,我是完全相信你的决定的。同时,不同于姐姐,在重大问题上,我相信你也会听取一下我的意见的。决定权在你。祝新年好。

爸

元旦之晨 一九七七年

2

桐桐:

二十日的家信,昨(二十三)已由苗宁带来了,还带来闹钟

一具(可能坏了)。这信盼了多天,不过你回去忙,也在意料中,后来又弄到一本上海的漫画集(上写《出版通讯》附册),很可能即你的那一本,姐姐已要去了。你走后第三天,潘、李二队长即来了,我接见的,反复要求他们严格要求你,反复问他们你有什么缺点,甚至点名:群众关系,急躁情绪,工作粗心……他们只是摇头。话不多,但一再说:“有出息”,“他好”。然后去看王文桐了。走时,我又赶出送了一下,问候了支书。

近来因年下跑大发了(一趟为房子,去民族宫附近,一次为哥哥工作,去××等处,全是骑车),又闹了两天病,已好。但时常有噩梦。昨夜有这么二梦,梦见我去平谷了,见你正与人比赛喝白干,我十分着急。可转瞬间你又因比赛得胜而去领奖,戴了大红花,奖状刚到手,你忽然双腿软了下去,瘫成一摊。一急,醒了。

大概昨晚你信里“买酒五瓶”,又不知是啤酒还是葡萄酒,心中有隐忧,梦中表现了出来。其实,我相信不是白酒。因为这里有质的不同,啤酒约八度,葡萄酒也只十五度以下。年节略饮之,完全可以。白酒,遇春寒下地,或冬夜值班,喝上一口,并非不可。但我是目睹过多少为白酒害到可怕地步之人。因白酒为六十二度,它一杯顶多少杯啤酒!白酒可以燃着。你可能未见过醉鬼,那是丢大脸,先是人事不省,连吐带泻;随后就又哭又笑,又唱又手舞足蹈,出尽洋相。在此过程中,有政治泄密者,有辱骂领导,甚至辱骂党者。干校同我搞水泵的那位师傅你认得吗?他酒后大骂连干部,批斗了几天。我眼见一个结业学生,酒后失态,岳父解除了婚约,随后即更不妙。总之,烟能致癌,制造气管炎(尤其目前到处能买到廉价烟),

每月以很大一笔收入去买疾病,太不合算。酒——白酒可以当场出丑。在这种比赛中,从一开始即认输最为得宜。

我目前在突击国外悼念主席、总理那三十万字,三月底交稿,所以颇忙。哥哥事也颇烦心,但愿不久可以落实。家中一切都好。房还未去催。《北京文艺》另寄你(有曹禺一诗,他是三十年代老作家,写戏的),祝好。

爸

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四日

3

桐儿:

自力回来后,连着同他谈了两次,都很长。今天谈得较深,谈学习、谈外文,也谈到他在下边的生活。你大概知道,他目前十分苦恼,因为同管伙房的一位老贫农闹对立了,老贫农给他扣了不少大帽子。他们知青领导内部情况复杂,你如见他可以多了解一些。一、可以帮他出点主意,因你更了解情况;二、你也可从中吸取些教训。看来你去齐各庄,是比较幸运的。

三月份我连搞了两次突击。上半月是突击国外悼念总理及主席的文章(三十万字,九月出)刚结束没两天,又突击一本《罗马尼亚独立斗争史》(八万字,下月即出,纪念罗马尼亚独立一百周年)。四月份我可以喘息一下,然后即参加一个大兵

团作战,译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》(一百四十万字),估计须四年完成。工作忙,心情特别畅快。

有个复旦大学时期的学生从哥哥处知道我的住址,来了信,寄来二斤香菇(鲜极了)和两个纪念井冈山五十周年的像章。哥哥要了一个,姐姐要了一个。我已去信要他再给我的老三寄一枚来。

丁建今天去广交会了。这次他准备充足,他拟了四十几句可能用的话,我为他译成英文,他背了两个月,所以不怕了。他又选了五句,我给他找人译成日、德、法语。张部长女儿每星期五下午来学英文,今天告我,她父亲正为我们催哪。下星期天我去她们家听音乐。总之,在积极进行。

哥哥去丰台教书事可能又吹了。还是北新桥不放档案。这个问题真不好解决。目前他正在努力换房,换到西城去。

从杨自立那里的问题,可以得到这个教训,就是不可轻易向上反映什么,一定要先思考好了。你们那里那个“先进”女生大概也有此问题。小苗说你群众关系特好,望你一如既往那样谦虚谨慎,戒骄戒躁,把好了舵,多多向贫下中农学习,既靠拢组织,又永不脱离群众。

今天下午我去为你奔走 sausages〔香肠〕和电池,希望不大。樊大夫去朝内市场两次也没有,我拟去王府井,电池一号特缺。家中有两个用过的,我决定也拿去一道换。上午林大夫来看我,下午我即出去办此事。昨天已交小苗的是:chocolate〔巧克力〕二斤,糕干粉一斤,年画一卷。

随此信将附去长明的底片,你送他保存吧,告他如不潮湿,可以保存上百年(我小时的底片,现在还能洗)。拿时勿触

有药的(不光滑的)那面。五一给你和小苗也照了吧。不用买自拍机及三角架了,我就可以代替之。

你的外语回来后从头来都可以,勿急,还是全力以赴地完成当前的任务。画也不急。小苗说今年四月分老乡子弟,七月即分你们。自然,你对此有自己的打算、抱负,家中一切都支持。像年下过年一样,你的判断总是最好的判断,是有远见,识时务的。反正家庭一定做到提供一切条件的责任。《人民美术》一九七七年至今未出一本,《诗刊》第一期刚来。我原说让姐姐看了即寄给你,妈妈决定由她保存了。你如要,我可以去邮局再买一本。姐姐近来消化系统病又犯,很烦躁。她现在天天都回来,三姨耐心照顾。看在干校那么逞能,结果几年也好不了,对革命反而是大损失,不然她可以比现在发挥的力量大多了。

五一放假消息一明确,望即告知,好替你准备要看的书及设法弄点票。我的脑袋也在留给你——还是春节理的发呢。

你如有可能,试着给我写一封简单的英文信,凡不知之字,用中文写上即可。

爸

一九七七年四月二日

4

桐儿:

我是打算看完全国美展后才给你写信的。今天我冒着大

雨去了,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,而明天我要教课。美展共五个厅,我只看了主要的三个,连环画及雕刻未看。第一厅是一九四二年“讲话”发表以后的美术作品,其中很大部分是在延安创作的。作品凡是在延安创作的,一律标上“解放区”,其余在白区创作的,则不标。这个展览法,实际上就把白区有些作品(如张乐平的“三毛”),只要起过反美反蒋作用的,全包括进去了(其中没有×××的)。这个展览起了团结作用,说明白区的文艺活动也是在主席“讲话”启发下,配合当时政治形势而创作的。另一值得注意的是,当时延安有三位主要木刻家:古元、彦涵、王式廓(已死)。其中,彦涵五七年犯了错误,以前展览不展他的,或展出的极少。这次彦涵的有十多幅,有些确实很精彩。王式廓(李大钊的女婿)刻得也很好。会场上还展出各老解放区所出的画报,包括淮海战役前线所出的,可以看出美术对宣传鼓动所起的作用。从作品内容,可以看到当时老区生产、扫盲等许多生活场面。然后,第二厅是“中国画”,颇有些好作品。会场上有些人在临摹,还有两个外国人也在那里抄记作品题目及作者名字。×××的《雷锋》在版画部分展出了,但比起许多新画家(特别一个叫徐匡的)大为逊色。可能没把他的佳作展出,我感到很奇怪。画总理的作品颇不少,有一幅作者题着:“哭写于……”可见是充满了感情的。赵朴初还题了一首诗。我买了两个石印的,一为总理做报告,一为总理在列宁墓前献花圈。画得并不特别好,只是为了纪念总理。

第二件事是把巴金的回信附给你一阅。写得不长,但他在信中声明“心意不浅”。估计目前他也不适于写长信。他在前边说他对我“有看法”,指的是我同王树藏的离婚,当时他是

十分反对的。这也是我一生所做的十分错误的事(王去了解放区,“文革”中才知她是哈尔滨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)。最后“正路”指的当然是一九五七年。其实所有这一切,都是我自己的世界观所决定的。

此信看完望寄回。这信对我是个很有力的提醒。

家中没什么情况。姐姐倒是一直几乎天天都回来。

麦收前你需要什么?上海的尼龙雨衣已托了人,买来你不用我穿,等你回京,你再穿。咱们二人都需要雨衣。总之,舅舅(大同)也已托了。万一你在平谷买到,务必马上通知大同,因为我们不需要三件。

我最近工作很忙,花三个整天审阅了美国黑人写的《根》(Roots),《人民日报》有专文介绍,《参考》译作《祖先》,共七十万字,作者 Idaley[艾达利]花了十二年时间写的。一直追溯到非洲的祖先,书中写黑奴制度(拍卖、转卖、鞭笞),残酷极了。我的结论是作品好极了,重要极了,但我们自己译,不够条件,主要是手中活太多,放不下。另外,全书头二百页净是非洲的虫鱼鸟兽,服装,礼仪等,不好解决,后五百页有大量的黑人南方土话。

出版口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,甚是吓人。

祝好。

爸

一九七七年六月九日

5

桐儿：

昨信想已收到。我已去函夏阿姨，替你解决集体参观券。如果需要介绍信，再通知你吧。××估计不困难，我信中说，七月好，八月也可以。我想，七月你放个麦收假，八月再进城来参观一下也不坏。这是我的一点私心。当然，可能你根本不会去，因为你已看过了——但是展览内容是相当丰富的。

先告你一些零碎的事，昨晚我去××处是为了看邢阿姨。原来我替她看过的那部六十万字的小说稿，如今通过重要人物已送到出版口第二把手那里了，由于我写了九千字的意见，所以那位领导打电话问我的印象。邢是在某处见到了他的，先是托咱们的房子问题，再问她怎么认识我的，因此读到了这部稿子。明天我将陪她去见那位领导（国务院新委任的，因石西民、徐光霄都已垮台）。这样，房子（机关方面）也又推进了一步。另一件事也先向你透透风（不告任何人，因可能不成），即外文局正考虑把《李自成》译成英文，需要①写过小说，②了解对外宣传的人来参加删节（要一至二年工夫）。作者可能向领导提出借调我。那样，我就可以换个更自由，更有意思，也更有意义的工作。此事正在酝酿中。此事对房子也会起推动作用。

这两天我情不自禁地老在想你的问题。

你第一要解决的，还是：是马上参加工作，还是先争取进大学。从我的 short sighted view，当然是马上工作，这样就不会

“面向全国”了。但这个想法(妈妈也有)我认为太短浅,太自私(你至少还活六十年,至少还能工作五十年,而我们至多再活上十、二十、三十年,所以一切需从你,不,从国家需要考虑)。

我告诉你几件供你参考之事①×××来头大吧!他是通过×××(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)的关系在该所白尽义务(自然希望有一天能够分配到那里),然而只呆了二十天即被赶了出来。②××原在一家橡胶厂工作,又近,又轻,可以自由看看书。但他志在翻译,所以想方设法调到石油化工研究所,以为研究所有希望搞翻译,但去了之后,连研究所的门也进不去,只能当电工。结果,又远,又严,大大失望。他是又能搞科技翻译,又能搞文学、社科翻译,肯钻,只由于是中学程度,是工人身份,就连摸也不准摸。也许有一天这个不合理情况会改变,但目前仍是如此。

所以我认为你原来的设想(如果科目适合,就仍上大学),最较妥当的。所谓“适合”,外语、美术、新闻,当然更好,但只要不是理工,我看也是可以的。比如,中国文学。你同自力在这一点上不大同。他是可以搞数理化的,你倾向于文科。

这个问题,你一要仔细考虑,二要观察一下形势。今年招生名额可能少(所说夏收不太乐观),还有明年。你焉知不能像刘某那样去专学外语呢?

总之,先解决上不上大学。倘若你决定放弃上大学(这个决定,像一切决定,要由你来做),第二步,再考虑工作问题。你提了个北图。你心目中大概只看到“书多”。但如果是工人身份,你只能去“搬书”,至多是“编目”(即把书分类、编号、上卡片),不会给你研究性任务的。

我把你的兴趣、能力,初步做了个考虑。你听听看。你的兴趣是外语、美术。外语有这样几种去处:①外交(这个可能不存在,考虑一切,要同家庭、政治情况结合起来);②对外宣传,可以考虑;③外贸(可以考虑,但商业工作你有兴趣吗?);④科技翻译(如我教的那个夏××,现在汽车修配厂搞这种翻译,钱×也是);⑤外语教书(最容易解决,但你可能不那么感兴趣)。

目前你的英语水平,我认为自己看看书,过关了。然而叫你拟个信稿、文件还不成,更不用说把中文的文章译成英文了。这方面我还得以后抓。总之,我的鉴定是:作为一个高中生,你的实际程度已达到大学二三年级,但作为一个外文干部,你差得还很远(正如这里的工农兵大学生)。你在外文方面发展的潜力是大的,但现状是不够的。如果你上了大学,分配给一个外交单位,你会比现在的工农兵大学生胜任许多。但如果以中学生身份,由一个外事单位来考虑你,你还经不住考。你看这个鉴定公不公平?

其次,是外文工作本身:外交方面,外交部不能考虑,但对友协、人民外交协会(都是接待外宾),中学生未必要。对外宣传、中译英,你还不能胜任。外贸,怕不大有意思。科技翻译,你可以逐步掌握,路子也宽:同你一样插队回来的曾××、钱×,目前都是这么分配的。外语教学路子也宽,你会感兴趣吗?最合你兴趣的还是像妈妈和我这样的笔译工作,这方面,只是工农兵大学生,中学生还进不去。总之,如果你志在做外交工作,而且不甘于教外语、搞外贸,最好还是先取得一个外语系毕业生的资格。

美术：我认为这同外语不同，尽管你还须不断提高，大大提高，但①你去了马上就能搞；②经得起考。而这方面，路子广极了。任何厂子，都有宣传科，都要美工人员，你还可去电影、戏剧单位搞美工。另外，外语去了就坐办公室。美工则去各处体验生活的机会较多。因此，如果你坚决不上大学（我不认为你会那样），则外语与美工之间，我倾向于让你去搞美工——自然，业余你还可以去译点什么，投给《世界文学》，以后译整本著作，甚至译些画家传记（像平野那样）。

总之，你或者以外语为职业，以美术为业余，或以美术为职业，以外语为业余。

关于入大学问题，目前我难说的是，照目前状况讲，当然还是上大学好；但其实，像××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。这样不合理现象，以后会不会改变呢？比如，工人有了一定成就，也能进办公室？这一点，我总觉得会有改变。然而从现状出发，就还是先上了大学好。

爸

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

6

桐儿：

我在中国书店为你买了一本 *Natural History*〔博物学〕，大概是十九世纪的精装书，金皮，厚纸，每页都有一种动物的版

画,有些还是彩色的,这是作为你的二十岁生日的礼物。妈妈不让寄,怕丢,怕路上碰坏,等你回家时再看吧。黄永玉如见此书,必视为至宝。已寄了二种,你觉得如何?如 *Natural History* 你估计目前有时间看(即已寄二书已看完)你可写信给妈妈,让她放行,(她已藏起来了,我找不到)。

家信我认为还应适当等等,我认为向别人学习,应从大处学。你第一次离家,与家里联系太少,不一定好。我要了解你那里的情况,工作、学习、劳动。如今信这么稀少,每封又这么短,我认为这和进步关系不大。连姐姐目前都常回来了。你考虑吧。

下面再谈几个问题,其实杨自力这个想法,我是一直有的,然而你那时在四人帮思考的控制下,觉得简直是罪大恶极。事实上,四人帮那套就是要所有青年都成为文盲,祖国科学停顿,文化成为空白,是亡党亡国的做法。弄得今天各个方面都有个“十年空白”接不上气的问题,训练青年毫无志气,不求上进,国家怎不落后?从这一点说,你上五中还是上对了。首先这个学校就没完全跟四人帮走。你的英语老师等,都还是有上进心的老师,你又碰上了一个有志气的杨自力。刘志刚做对了。如果一二个知青或甚至社员说几句闲话,有啥关系?关键是刘可以成为一个更有用的公民,可以为社会主义发挥更多的力量。你能把思路转过来——而且转的很是时候,这太好了。如果像××那样,专从个人得失考虑,那不足取。你不是这样,而是从对党对国家贡献出发,这就有本质的不同。

第二,下半年分配,如你不参加,我支持。你有一个毛病:群众路线要走,然而不可成为尾巴主义。有些不正确的看法、

议论,不要去计较,而你有时过于计较。大处当然要注意,原则性的要注意,但小的,非原则性的(如穿什么),不必太在乎。在另外一些问题上,要从效果来判断。刘志刚上了大学,以后可以比卖副食、当小工更有用,就证明他做对了。对于人,你也要学会判断。那个黄××,你回来一说他对这个那个如何熟悉,我第一个印象就是:此人锋芒毕露,才气全露在外面,好表现,我印象即不好。后一个师傅就不同。总之,你天天在成熟,我认为目前你这个转变,即表明你已初步摆脱四人帮十年来在青年中所散布的毒素。

话说回来,还是先解决上不上大学的问题。如果上,即在那里等。凭你这一年多的努力,我是有信心的。如果你要我目前即为你进行,我也可以找人。但我总希望那个大门会为你打开。我甚至希望今后的大学,会考虑本人的志愿及特长,那岂不更好?

今天邢陪我去王子野(国务院新任命出版局第二把手)家,谈了咱们家的房子问题。王因曾在美学问题上写文痛驳过姚文元,所以很晚才从咸宁调回(一直是人民出版社社长,对我很了解)。回来后比咱们还惨,住个棚子。现已住史家胡同一幢花园洋房。他的儿子在工厂,业余搞油画。王自己住房遭遇不幸,因此,对咱们自更同情。他正在看我给邢稿所提的九千字意见。邢叫他作王叔叔,她绘声绘色地形容了一下咱们这个门洞。一有消息即告你。

那天我在一个朋友处遇到平谷县立医院内科的陈大夫(南京医大毕业的,是平谷的红医生,专给县委等看病)。平谷医院设备比北京许多医院设备还好,病床二百多张,病人可以